

插图珍藏版

# 萧乾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雁荡行◎根丁◎玛萨里克遗书◎大象与大纲◎餐车里的美学◎草原即景◎万里赶羊◎初冬过三峡◎「上」人回家  
◎往事三瞥◎美国点滴◎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负笈剑桥◎达毫余生◎改正之后◎欧战杂忆◎北京城杂忆◎「文  
革」杂忆◎汉城见面◎茶在英国◎老北京的小胡同◎天体◎我的年轮◎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写不到不  
拿笔的那一天

萧乾散文

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乾散文:插图珍藏版/萧乾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6436-6

I. 萧… II. 萧…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9936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周小滨

萧乾散文

Xiao Qian San Wen

萧乾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9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12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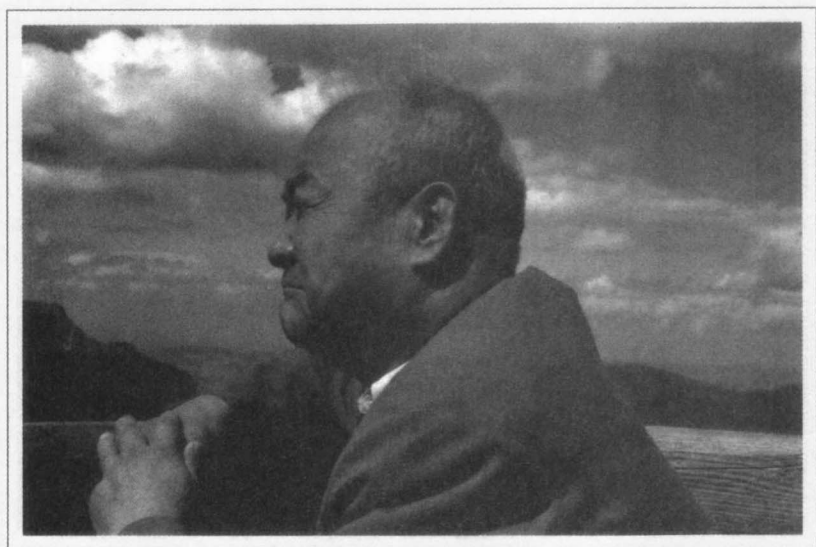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4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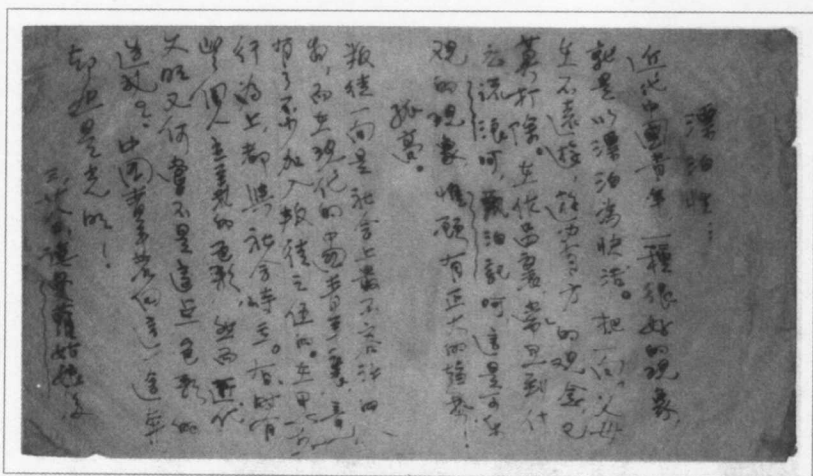
定价 21.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984年8月，萧乾重返巴伐利亚平原，阔别四十年后旧地重游。



萧乾手迹（《痕迹》的一页）（1929）

##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自二〇〇五年始,我们在此基础上先后选出二十六种,作为“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一辑、第二辑出版。此次又选出十六种,作为第三辑出版。

本丛书每册二十万字,另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1月

## 目 录

|                      |     |
|----------------------|-----|
| 雁荡行 .....            | 1   |
| 拟 J·玛萨里克遗书 .....     | 26  |
| 大象与大纲 .....          | 29  |
| 餐车里的美学 .....         | 36  |
| 草原即景 .....           | 38  |
| 万里赶羊 .....           | 48  |
| 初冬过三峡 .....          | 62  |
| “上”人回家 .....         | 67  |
| 往事三瞥 .....           | 71  |
| 美国点滴 .....           | 79  |
|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     | 96  |
| 负笈剑桥 .....           | 113 |
| 达豪余生 .....           | 125 |
| 改正之后                 |     |
|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 ..... | 134 |
| 欧战杂忆 .....           | 155 |
| 北京城杂忆 .....          | 171 |
| “文革”杂忆 .....         | 194 |
| 汉城见闻 .....           | 205 |
| 茶在英国 .....           | 209 |
| 老北京的小胡同 .....        | 215 |

|                      |     |
|----------------------|-----|
| 天体 .....             | 218 |
| 我的年轮 .....           | 223 |
| 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 ..... | 226 |
| 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 .....     | 237 |



雁 荡 行<sup>①</sup>

## 一 南海的春天

虽然嘴里解嘲着说,天在替我们的瀑布加瓢水,冒雨登船毕竟不很痛快。码头本来就是潮湿的地方,在雨中,浮动着那么多负重的脚伢,在灰云下面哼唉着、喘嘘着,越显得阴郁闷人了。

行李放进舱里后,我喘了口气。然后,忘记适才赶船时的狼狽,又扶了船舷,悠闲地向岸上眺望了。

这时,岸上正有一辆红绿色的电车沿着外滩向南跑着。由码头直到岸上,黑的绸伞疏疏朗朗地晃动着,如一片浮萍。一个老脚伢赤着大脚板,正扛着件行李吃力地向船上走。他也许一辈子无缘看看别处的风光,却成年在风雨里为远行人张罗!

一阵锣声,甲板上也忙乱起来了。送客的说着最后几句叮嘱,小贩落低了货价,落低了噪音,用哀乞的面容央求客人买下他点什么。难为他想得那么周到!仁丹、木梳、通俗小说,甚至针线。转转眼珠,他还有更亲切的小玩艺儿。

汽笛在霉湿的天空里长啸一声,船身徐徐移动了。是晚雾呢,还是浦东的煤烟,这时浑黄的江面上正弥漫着一片苍茫的灰

① 原题为《雁荡天台探胜记》,后改题目为《雁荡山》(山水通讯),最后改为此题。

烟，两岸的景物因而显得模糊了不少。只觉上海如张条案，摆了高低不等的“蜜供”；每座楼都那么崇丽，有的即使不甚高，却也掩不住那种钻跃的想头。靠浦东那边泊着几只木船，桅杆直插入灰灰天际。同“蜜供”大楼对称着的，这边是高低不齐的烟囱了。衬着暮色，一片片乌黑煤烟在上空袅袅盘桓。

过炮台湾后，吴淞口的江岸不再窄得使人窒息了，但又荒凉得怕人。水面宽了，两岸是无涯的绿坪。远处，天水吻合成一片闪亮的灰色。这时，江面飘着一只红浮灯，样子酷似鸡笼，里面却有一只诡秘的眼睛，忽明忽暗，似在同那只飘浮的乌黑铁锚作着什么险恶计谋。两只潜水艇浅浅地露出水面，藏灰色的舰身，睁着无数骷髅般的圆黑眼睛。靠岸，一只起重机伸出巨大胳膊，不知它究竟想捏些什么。泊在旁边的是一只修补着的商船，黑一块红一块，隐约似有工人在蠕动。

出吴淞口，雨虽敛迹了，夜却擦着洋面向我们这小船袭来。统舱间里，有患旅愁的乘客拉起二胡来。调子是那么伤感凄厉，配着浪涛声，呜呜咽咽，解了他一人的旅愁，不将勾起别人另外的忧愁吗？

次晨一睁眼，船贴靠定海了。这是舟山群岛丛中的首要大埠，还是鸦片之役后，用香港换回的呢。这地方是为三面的山丛严严环抱着，山峰这时正隐在一片灰白晨雾里。汽笛一叫，四面山坳也趁势喊嚷了一声。

码头上又熙攘了，脚伋，临时架起炉灶的馄饨担子和提了蒲包登岸的乘客夹在一起，向着岸上拥去。因为天还早，面海的街上有灯光闪烁着，恰如惺忪的睡眼。这临海小镇遍布白色小楼，山腰还有一座尖翘屋脊的小庙。海滨泊了几条西瓜皮般的空船。这时早潮未涨，都很寂寞地躺在黄泥滩上，桅杆头上的窄长红旗迎风招展。

一阵军乐声吸引了我。码头上有三个吹鼓手，各自把手瑟

缩地藏衣袋里，很不认真地吹打着。

起初，还以为我们有什么达官贵人同船呢。及后由于不曾戒严，我又猜也许是县长出巡；然而吹鼓手也不应这般敷衍一位父母官啊！

这样疑惑着，搭板上发见了一串披麻戴孝的人，前面是一口黑漆棺材。

在这种慵懒的吹打中，棺材由几个人抬上了岸。那里，有一张摆供品的祭桌在等待着哪。随后，我听到一阵磬声，一个披绣花袍的僧人揖跪凡三次，一道黄表纸焚化了，还有一串噼啪震响的连珠鞭炮，把个小码头弄得更热闹了些。

站在船尾一簇席篓上，我才看见了南海的春天，油汪汪的水，远看平柔如细绸，近处逼视，又有碎波蠕动如满箩春蚕。天边的灰云折折叠叠，诡秘似一个魔术师的幔幕。黑的煤烟，打着旋从轮船烟囱里冒出，擦着早晨冷清的空气，刷刷作响，震得桅杆也应声颤抖起来。环着船尾，几只海鸥依依不舍地正打着盘旋。

船终于开了，立在船尾，我们有机会看见船身压过的海面，一道滚着白沫的湍流，历史的遗迹，时代的波动啊。

哦，海鸥还是追踪来了，一只只斜着雪白身子，藏起后脚，飞出诸般美妙姿势，随飞还啾啾叫着。我看着它们在天空画出美丽曲线，又看它们使用巧妙而且准确的姿势捉食海面的鱼。万物各有其生存的本领啊。

这样飞着，终于它们也疲倦了，就一一落在水上，随着浪涛起伏漂浮着。

由南海飘过，这回是第十遭了，然而我没有见过比这次再亲切的南海。现代人读《镜花缘》和《鲁滨孙漂流记》，对于帆船旅行，一定十分向往。那时的航海家遭受到海的残暴，可也更体验了海的温柔。几乎可以抚摸到海的每一根汗毛。一向所乘的大

海轮,出了吴淞口,三四天工夫,永远是那片蓝色海面。偶尔也许逢到一只路线相同的船,也只互相交换一声汽笛。这回搭的是小海轮,虽然抚摸不着洋面,总算看到这段海岸的轮廓了。穿过一座座的小岛,有时觉得伸手直可摸到那龟裂的石缝和千百年来海浪在石上冲刷的痕迹。

## 二 浙东春景

黄昏时分,立在甲板上,我们遥遥望到了海门,一片灯火晃出一个滨海的小商埠。

今夜虽然依旧得歇在这船上,海行一昼夜,常川往来的茶房却有些沉不住气了。我们擦着电筒,净盼着天晴,好去踩踩灯火下的那片干土。

船从耸立着三座尖塔的山脚下拐过去,甲板上便噜噜噜地响起一阵铁索声。说是海关要检验,船竟在离码头几丈远的水面抛了锚。对于急性的旅客,照例这是一种磨练。

船像一只停了脉的僵尸,不再喘嘘,不再叫啸,只哑哑地泊在那里,任晚潮哗哗卷扫着。我们这群等待检验的乘客都蜂拥在甲板上,互相无助地呆望着,像是懊悔船不该这么早进了口。面海的街市这时正有细碎灯光,长长地伸入水里,把桅杆的黑影照得也抖抖擻擻如丛莽里的巨蛇。有人说东山有什么花园,然而又有好煞风景的人插嘴说,检验完了辰光,园门早闭上了;于是,那花园对我们越显得可爱,而检验员随之也越可恨了。

就在大家愤怒的眼神下,水面出现了一条黑黝黝的影子,慢悠悠地向着我们的船身移近,一只船板上载着三个穿制服的人。三只电筒像是比赛光度的强弱,如冒火的魔眼,穿过黑空,对着我们接连探照。

经过一番盘查后,船终于又还了阳,心脏微微悸跳了。然而

却像个伤兵，匍匐在战壕里，喘嘘着，勉强爬近码头。

我们七个夜游郎，各揣了电筒和一颗好奇的心，穿着全副雨装跳上了岸。

雨这时停了，路泥泞不堪。转过一个栈房，我们便走到了街心。

对于由上海来的游客，水月灯是多么像小家碧玉的簪饰啊，然而它却把个湿漉漉的小商埠照得那么银亮，那么繁华。灯下陈设着天台山黄澄澄的小橘子，颜色鲜艳的爱国布，木匠店里辛勤的学徒还趁着那点光亮油漆着红木马桶。

然而可偏不得头！街是银亮的，小巷却黑得怕人。我们有些生气这小商埠对于“光”的分配太不平衡了。

虽然是座全然陌生的城，由于人多，我们胆子来得也壮。终于，我们走进坐落十字路口一角的四海春酒馆。临窗，呷一杯黄酒，听窗下敲着清脆的竹梆子。

这一夜，我们是睡在一只静止的船里。

天明，我钻出舱来，立在甲板上伸个懒腰。昨夜小商埠的神秘装饰不见了，这时才看见沙滩上有一簇小船，船头晾着一面黑色的渔网。灰色的天覆盖在小镇上面，一只悠闲的鹰，正环着那方天空打着盘旋。它像是在试着翔空的气力，翅膀扇动一下，它便很自在地滑翔起来。

捆好行李，我们又全副雨装上了岸。

再会吧，南海，想到这一去，天交晌午便能到雁荡，真是太兴奋了。

赶汽车站还得穿过街心。街上除了卖力气的，这时没有了拥挤的闲人。我们又走到那家“四海春”了。这时，店前摆的净是油条、腐乳担子。许多短打扮的朋友在照顾，我们也蹲在石阶上，先吃点东西。

填饱了肚子，就沿着海滨走到汽车站。

看看地图,由海门到杭州,我们的行程弯弯曲曲的,恰似一条蚯蚓。它迤邐钻穿着山川秀美的浙东。当车由那紧贴海滨的车站开出时,那条蚯蚓的脑袋在钻动了,我们也开始向车窗外眺望。

窗外正是一片浙东农村的春景。公路旁一道小溪,它穿过竹林,穿过稻田,流向一座水磨房。磨房里隐隐传出一阵细微的呻吟。几只闲适的鸭子,这时正昂着细长脖颈,浮在小溪上散步。稻田里有戴着笠帽的农夫屈了腰身在插秧,泥浆漫过了膝盖。笨大的水牯低垂了粗壮脖颈在寻食。

车在路桥站停下了。这是一个丁字交叉点,往北去黄岩,南至雁荡、永嘉。才跑出十几里,我们便被丢在冷清清的草棚下,说是要换另外一辆车。

站得实在不耐烦了,忽然记起草棚外还有一片春天,为什么呆呆地守在这里呢?于是,就随同一位胖胖旅伴,走到公路紧傍的一座小村庄。

天阴沉沉的,一摊白茫茫的云彩罩住了隐约的远山。枫江蜿蜒地环着这小村庄爬,四面田野翠绿欲滴。这时,稻田里正有一个农夫赶着一头大水牯,泥水吞噬着笨重的牛蹄。人喘着气;水牯颈下的软皮颤动着,铁犁滑过处,泥水溅起,四下里迸溅便裂开一道深陷的沟。

这小河不但灌溉了稻田,它还绕进村里,印出一片垂柳小楼的倒影,朦朦胧胧如梦境。小楼顶上覆着一排排的黑瓦,瓦上飘着一片炊烟,尖尖楼角下晾着花裤衩。时有蔓生植物爬过竹篱,向着小河探头。一个提着竹编鱼篓的人,耍着手里的钓竿,打着尖锐呼哨,由木板桥蹒跚踱过。忒儿一声,惊起竹林里一只野禽。它展开美丽的翅膀,拍打着清早的空气,啾啾叫着飞向别处去了。

这时,那个胖胖旅伴远远喊了。我赶紧又沿了溪畔,跑回那

座草棚。

草棚下，旅客们正在抱怨着哪，有人甚而要向路局交涉，为什么坐汽油车来的，如今却换乘木炭车。行路图和气的旅客就劝解着，说交涉也没有用处，木炭车慢点也凑合了。

终于，那辆木炭车在许多只鄙夷的眼睛下，由车库里开出了。然而车门开后，那些鄙夷它的，却抢先钻了进去，用篮子、用包袱，甚而大腿，把地位占得宽宽的。

木炭车我还是在展览会里见到过，这是初次试乘。我耐不住一种好奇心，跳下车去，轻手抚摸一番车身。它笨重，比起“福特”、“别尔克”来，它还丑得很；然而想起它是我们自造的，一切它的笨重丑陋又都成为可爱的了。

车童像升炉灶那样往那大铁筒里倾倒炭块，然后，他伏下身去摇动铁筒下面那只小轮柄了。

“就要开喽！”司机一面催我上车，一面安慰着车里那些不耐烦的乘客。

我钻进车去，然而那小轮柄还是摇着，一种单调得烦人的声音继续响着。

“换车，换车。”反对木炭车的人又趁势鼓动了。

“开都开不出去，路上保你抛锚。”

另外又有个爱国心重的人主张：这既是国货，就应当给它一个试验的机会。看样子他也许是海关的什么职员，嘴里很熟稔地背诵出每年进口汽油的钱数。我记不得他说的数目了，然而大得骇人。

“国货也得有用啊，”那位国货悲观论者不服气，“看，这车是国货，它开不动——”

正说着，我们的车作了一声吼啸，很吃力地向前开动了。响声虽然大了些，却也载着二十多个忘恩负义的乘客，驶上伸入稻田的公路了。两边水汪汪的稻田里，印着绛紫的云山倒影。

那个国货悲观论者哑口无言了。他不屑地掉过头去,好像车窗外那片无垠的绿色都显得可厌了。

我心里却隐隐感到骄傲,这只笨重的可是自己生产出的丑陋家伙居然显起身手了,它的四周都荡起仲春的烟尘。

忽然,车的响声变哑了。司机的手有些忙乱。终于,车戛然停住,司机跑下了车。

“看,是不是得抛锚!”那个国货悲观论者赶忙证实起自己的预言。然而还是太快了些,因为车经过司机一番巧妙扳动又恢复了隆隆震响。

一路上,我默默分析着同车人对国货的态度:淡漠的,热情的,反对的。然而为国货本身想,它不应长久寄生在国人的同情下。一件代替洋货的东西发明出来还不够,得使这东西逐渐赶上洋货的精细坚固。它必须繁兴在国人的坚定信仰上,使人们因国货本身的价值而骄傲。看看内地公路的发达,木炭汽车实在有它远大的前途,希望发明者珍视这前途,继续研究它,改善它,推广它,使它在实质上取代汽油车优越的地位和威望。

像是帮我们赌一口气,这车安然无恙地把我们载到泽国。

下了车,我再回顾这笨重家伙。它气得浑身发着抖。它丑陋,但是它倔强地、有骨气地屹立在那里。

### 三 雁荡序幕

临到名山脚前,是摆架子呢,还是为了使香客们肃穆下来,路已不再那么平坦了。

极目望去,没有了那齐整的地平线,却是一重重嵯峨的关山。当我们的车由小温岭的山根盘向顶巅的途中,那恍如是一场又惊又险的噩梦。向车窗两旁探首,等待着你的永是壁立千仞的峭崖。缩头看看前面,嶙峋的山坡上爬着一条曲折如



蛇、旋转如螺的公路。汽车呜呜震响着，奔驰着，如一匹激怒了的巨兽。遇到拐角处，有的乘客时常会脱口喊嚷出来：“司机，司机，慢点开哟！”

然而这嚷叫早为马达声吞没了。喊的人只好无助地向车窗外看，越是怕越想看啊！

窗外，田野阡陌尽处，是一片白茫茫的湖雾。湖心似还泊着一只帆船，细小有如一根孤生的芦苇。宁静的湖水闪烁着它那澄静舒坦，似乎是安排来镇宁乘客们的心情的，它冲散了不少车里的恐怖。

像是结束了一口悠长的叹息，我们的车跨过了小温岭。车身的震响少了，我们的梦也醒了。然而抬头望望那始终警觉着的司机，那坚毅勇敢的背影，一种感激钦佩的心情油然而生。

可是回首看看那如蛇如螺的艰苦工程，更应感激的不还有当日筑路的民伕吗？他们用臂膀凿出这条险路，便是在这样阴雨连绵的季节，也还那样坚固坦平。

车到白溪，载运汽车的摆渡已在伫候着哪。

这以后，我们便投入了雁荡的怀抱。

不须指点，突然你会觉得周围变了样。一路上尽管经过十八座山，高的有，险的也有，然而一个平凡的“山”的观念你脱不掉。但到了雁荡，置身于那幽奇浑然的境界，你将不断地问着自己：这是哪里呀，这么古怪，这么怕人！

汽车停在山口，那里离我们的宿处还有五六里地。

正像一出古典剧的序幕，这五六里地沿途的布置把我们整个引入另一种庄严境地。也正像序幕，雁荡的许多重要角色都闪出个侧影。它不要你洞悉，却要你洗刷为铜锈油腻淤塞住的心灵，忘掉沿途的辛苦，准备一具容得下瀑布山影的胸膛。

首先，你得惊讶山到了这里竟全然变了色，苍黑里透着绛紫。平时看见一座不毛之山，你会嫌它植树太少，你划算一座山